

色

袁帅◎著



①历史与现实交错诞生纯洁疼痛的文字。同龄人无与伦比的语言功力。同类作品中绝对的精品美文。深受学者余秋雨、韩小惠等人高度评价。散文被编入中国作家协会年度编选的《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与周国平、林斤润、乐黛云等老一辈文坛泰斗同台献技。“第二届全球华人美文赛评委奖”一等奖。在“中文主义”、“双生花”、“网声”等论坛拥有多个个人专栏。



南海出版公司

色

袁
帅◎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袁帅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5. 1

(饕餮 80 后)

ISBN 7-5442-2975-0

I. 色...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278 号

SE 色

-
- | | |
|------|-----------------------------------|
| 著 者 | 袁 帅 |
| 责任编辑 | 宋亦工 |
| 特约编辑 | 张筱茶 龚习春 |
| 封面设计 | 耀午书装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
| 社 址 |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
| 电子信箱 | nhcbgs@0898. net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排 版 | 北京百通图文公司 |
| 印 刷 |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
| 开 本 | 880 × 1230 1/32 |
| 印 张 | 7 |
| 字 数 | 130 千 |
|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 ~ 8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442-2975-0 |
| 定 价 | 16. 00 元 |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80 后”写作与文学批评的新机遇

解金璋

“80 后”写作在最近几年的图书市场上大出风头，其声势完全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60 年代或 70 年代作家，已是不争的事实。走进大小书店，他们的作品多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各种名目的畅销书排行榜也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这种商业上的成功不仅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投身写作大军，也使出版人的胃口日益膨胀起来。弄不好又是一“郭敬明”，许多出版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在文学普遍萎靡的今天，“80 后”写作能一花独放，也给人们一点希望。有人预测，“80 后”市场远没有开发尽，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很多出版社在挖空心思发掘文学新“星”的内在动力之一。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饕餮 80 后”丛书，我想，也是由于这块“蛋糕”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吧。虽说前有韩寒、郭敬明这样的成功者，谁又能担保新的写手不能后来居上呢？这套丛书第一批推出四本，分别是：《色》、《天爱走失》、《老老实实上大学》和《她不住在这儿了》。就我看过的这四本而言，首先题材就完全不同。《色》写的是民国年间的故事，主人公是生在西北闭塞之地白家淀白家大宅里一个名叫



白瞳的小女孩，作者以一种沉静而略带奇幻的笔调，描述了白瞳的幼时经历以及她与三男一女离奇的情感，包括白家大宅沉浮于世的传奇；《天爱走失》是一部中篇小说集，由八个中篇组成，主要内容为天界、人间、阴界人物交织的爱情，有玄幻色彩，结局都是悲剧；《老老实实上大学》则以当代大学生活为背景，以第一人称作为视角，讲述大学四年中发生在“我”和“我”周围人身上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某种生活状态，将大学男生中几种代表性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她不住在这儿了》虚虚实实地缔造了一个暗恋中的男孩的假想世界，原本应该是小说主人公的女孩只露过一次面，原本飘忽不定的人物却清清楚楚。

这几部作品在写法上以及所表现出的才情也很不一般。《色》是另一种写法。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想像力都表现得很突出，他用华丽的语言讲述这个有些阴郁、有些荒诞的故事，而且创造了很多非常奇特的意象，这些意象构成了小说略带诡异的风格。《天爱走失》则显示出作者在幻景中营造想像空间的能力，小说有一种玄妙的意境，语言细腻而又色彩斑斓，女性叙事的特征十分鲜明。《老老实实上大学》讲述的大学生活虽多有所见，但作者的语言和叙事态度却有其个性，比如他写老爸送他上大学，“汗水从老爸额头滚下，堆积在眼角，刺激着眼睑，人流拥挤，不好放下包擦拭，于是他使劲眨眼，想把汗水挤出视野，但残留的苦涩又引出泪水”。这样的叙述，轻松中略带惆怅，能给读者留下长久的回

味。《她不住在这儿了》作者流动于主流与非主流人物之间，碎片一般的结构游走在主人公的臆想中，文字构成的画面颇具冲击力，玄妙的语言中渗透着忧伤的色彩。

我一直以为，不能把“80后”看做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整齐划一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批评和研究的角度来说，也许需要这样的分类。电影界早有第五代、第六代乃至第八代的说法，文学界也习惯将60年代和70年代作家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分类或者也都有其道理。但由于它们只强调年代和年龄的因素，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作者的个体存在、个性特征以及作品的独特性，常常因为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而被遮蔽、被剪裁，以适应这个概念。我曾读过韩寒、肖睿、祁又一、春树、李傻傻、张悦然的一些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感触还是有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几个作者，除了文学天分都比较高之外，其他方面很少有相似之处。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不多的接触，在我看来，无论人还是作品，他们都有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写作，从语言、叙述方式，到写作态度、出发点，以及所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也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许不能讨好每一个人。但他们的写作却是十足个性化的，凸显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次所看的四部作品，其实也有这样的特点。这说明一个问题，即这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很少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只是服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只是服从自己内心。





的命令，这是他们的作品很少有相似或雷同之处的原因之一，也使得他们的写作更多锋芒毕露、朝气蓬勃、个性张扬、鲜活生动的特点。实际上，就我所知，这些作者中有许多人，他们最初的写作常常不是因为有人要他写，而是内心的感受要表达，要宣泄，不得不写。所以，他们是坦白的、纯粹的、透明的，也是真实自然、率性天真、不同流俗的。

面对“80后”这代人异彩纷呈的写作，文学批评却显出了僵硬、老化和色彩单一的征候，主要表现为批评的泛化或一般化。到目前为止，批评家们还很少针对这些作家和这些小说的个案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很少有人肯花很多时间精读细读他们的作品，让人觉得有一些心浮气躁；另一方面是，批评家们所使用的文学价值观，或批评标准，是否可以承担对“80后”写作的评价和判断？换句话说，“80后”写作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和价值观念呢？我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和实践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曾经是大家公认的批评标准或文学价值观，常常受到年轻一代的质疑、修正或取而代之。因为这些作者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前辈的环境中，他们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曾经有过一些对他们的批评和责难，比如浅薄和幼稚，比如偏执和叛逆，比如过分柔性的问题，比如谈情说爱、抒发苦闷的作品居多，等等。这些意见在我们看来也许是有道理的，也许应该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和警惕，但他们对此却未必能够认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他们有自己的文学标

准、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他们甚至呼吁，“80后”应有自己的批评家。这至少说明，到目前为止，对于“80后”写作，文学批评还没能建立起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因此还缺乏批评的有效性。或者说，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真正沟通还未能完全实现，二者基本上还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对文学批评来说，“80后”写作既是机遇，也是考验，甚至还是一种挑战。美国著名学者拉尔夫·科恩在所著《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中就曾指出：“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产生于先前理论中的空白，产生于对当前理论提出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对理论新的质疑。”很多事实也证明，任何一种理论创新，都来自现实的需求。当固有的理论模式不能解释新的创作实践的时候，重新思考理论模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很自然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总是不一样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有差异的，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要尊重这样的不同和差异，而不是抹杀或取消这样的不同和差异。但是，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学价值观或审美经验，互相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沟通呢？当我们刻意强调个体差别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是否还应强调沟通的诚意和必要性呢？而这是文学批评所以存在的前提之一，也是它所面临的一个难解的悖论。

那么，走出困境的路在哪里呢？从当下的情形来看，文学批评和“80后”写作群体的互动和亲近，可能包含了在两



代人或几代人不同文化背景的激荡和照亮中产生新的因素和建构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在讲到现代发展的时候，建议走“批判——沟通——重建”之路，他的意见或许有些道理。他认为，任何体系的构成，首先要“定位”，也就是“自我设限”，无边无际是无法构成体系的。但体系一经完备就意味着封闭，而封闭正是老化的开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标准，在与参照标准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样，才有可能跳出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扩大自我，以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这种开放、融合正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也是对原有体系的重建和新体系的诞生。如果这个建议是可行的，并且被认真实行了，那么，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难解的悖论”还是有希望被破解的。而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变化，也许就孕育在这个过程之中。

南海出版公司的编辑约我为他们出版的“‘80后’丛书写序，我就写了近来想到的和“80后”写作相关的一些问题，不知算不算序，或者姑且如此吧。

2004年11月10日于望京

序

我可以想像，当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封面上的作者署名一定是袁帅。但是，我更愿意称这个写《色》的青年为王子安。王子安是他的网名，是我最初认识他时他的名字，我就这样“子安、子安”地叫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我们从认识彼此到熟悉彼此的文字，直至今天文风甚至有了被彼此同化的倾向。当子安提出让我为《色》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欣喜地接受了，甚至有这篇序言非我莫属的感觉。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子安，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网络、电话和信件。但是，我已经慢慢地勾画出子安的轮廓：一个高、瘦、黑的健康的阳光男孩子，心底有大朵大朵的新鲜花朵盛开。

正如子安在《色》的后记中所述，这个小说诞生在他的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生活可谓百孔千疮。高考的意外、亲人





的疾病，在同一时间痛袭了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命运这般艰险，子安手中那一杆绚烂的笔却从没有选择停止。一篇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于一个月内被子安像搭积木那样搭成了一座城堡的形状，并且这是一座漂亮却忧郁、牢固又缥缈的城堡。

从前，我对子安的文风一向把握不定，时而文字满含黑色幽默让人先笑后痛，时而伤感忧郁在抒情中讲述故事，时而豁达粗犷，时而细腻温情。在《色》中，子安的风格却是固定且鲜明的。子安在用一种看似平静却有火山隐藏其后的语调讲述，华丽的词语自然而然地铺陈开来，故事的脉络逐渐清晰，人物依次登场。一场年代模糊的旧事，一场爱恨情仇的纠缠，随着《色》的情节的推进，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

《色》以一个名为白瞳，生在西北闭塞之地白家淀一所闭塞封建脱离了时代的白家大宅的女孩子为主人公，描述了她的一段人世浮沉经历。中间穿插她生命中的记忆——关于白家大宅的故事和她的幼时片段。其中，从小便孤独地在荒郊中生长的野孩子秦乐羽、歌声绝美的伊霓裳、外表英俊冷酷内心实则柔软善良的尹凌末相继出现。他们为白瞳的生活带来异样的光彩，他们让她品尝到了不一样的青春滋味。同时，他们的出现不可阻止地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划出了深刻的疼痛的伤疤。白瞳承受着一切爱与痛，心甘情愿，同时也见证着无法撤销的一些东西。在经历了诸多劫难后，白瞳放弃了人世的繁华与悲苦，一次出逃成就了她与另一

个男子平和沉静的爱情，这个男子名叫王子安。此时的白瞳，改名为白流苏。

生命的不停流转，爱与恨的相互纠缠，白瞳用自己的一生来诠释。

命运的圈套谁都无法逃脱，白瞳挣扎不得，惟有低头服从。

现实与过去，自我与家族，两段故事交相上演，古与今的爱恨情仇融成了同一段记忆，根植进了一个脆弱的女孩子的血骨之中。轮回的意味已是那么强烈地彰显了出来。

相信，《色》会是一篇让你读起来喜欢却又活生生地感受到疼痛的小说；也相信，这一篇让你感受到疼痛的小说会是一篇成功的小说。更何况，它的作者还只有十八岁。

祝福《色》，祝福袁帅，更祝福子安。

白 雪

2004.10



谷風吹拂時，
我聽到了——
一切因痛苦而流淚
的動靜。因為痛苦是生命，
痛苦是生命。
時間將轉瞬，一切痛苦也將轉瞬。

第一篇 赤

1

1



我是我，我叫白瞳。

我有黑色的瞳仁，白的姓。

我有粉色的绣花裙子和绿色的织锦鞋子，可我从不穿它们。

我只穿白色或偶尔夹杂清淡图纹的裙子和黑色的小皮鞋，我才那么小，可我的生活似乎已经到了尽头，这样的穿着，就像每天都在举行葬礼。

成长如蛻。我想我一定是个忧伤的孩子，我总在想像自己的成长就像睡在阴暗地洞里的蝉，或者蛇。身体如树木般生长的时

候，在凝固的空气中扭动着，痛苦地挣扎着，为的是褪去另一些东西。我总是这么想，这让我幼小的心脏总是不由得抽搐着。我呼吸着白家大宅名盛一时的后花园中花朵的清香，看着那些美丽诡异的花朵，可我幼小的心脏仍旧抽搐着，像大衣柜上的黑色座钟，颓废却永不停歇。

我是一个不健康、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一出生就是。或者说，我根本就是个异数。

我的爷爷在我出生前一天梦到我的曾祖母，那个曾只身承受着白家大宅的孤独、寂寞、空虚和无边界的黑暗，却也曾拥有白家最高的权力自认为高高在上心性高强的他的母亲。自从我出生后，我就压根儿从未停止过梦到曾祖母，我梦中的曾祖母通常穿一件镶了奇美的凤尾纽扣的毡花绿小褂配乌黑绣着暗红色花朵的褶子裙。她端庄地坐在白家“聚贤堂”正中的虎皮椅子上，庄严而妩媚。她安静时眼睛是一团迷蒙黯淡的死灰色，而当她要对我说话时这团死灰便会剧烈地重新燃烧起来，又如流水不安地波动着、旋转着。她说：“乖，来，到我这里来。”

曾祖母的美丽与智慧、阴郁与淡漠让我自内心深处深深迷恋着，我便在梦中循着她的声音走向她，我会窝在曾祖母的怀抱中，像鸟儿寻找到真正的巢穴。老实说，在我七岁前仍有母亲的时光，我从那个含辛茹苦十月怀胎生下我、有着直接骨肉亲缘的

因廣明兩地一切因亂累世流離
食計惟因困窮棄臣生命時原宋因貴
晴雨猶得應一切舉舒吃齊兩邊吃

女人那里从未找到过这种同样的鸟归巢穴的感觉。我想这种感觉或许应该称之为归属感。那个我叫做母亲的女人只是上天随机选取的一件带我来到这世上的工具，而我真正的母亲，是我那个已逝许久的曾祖母。

然而，在我爷爷那个为我一生打下深刻烙印的梦中，他似乎从未感到一丝归属感的存在。他梦到他的母亲——我的曾祖母衣饰整洁，发丝有少许的零乱；他梦到她用血红的眼睛盯着他看，她恶狠狠地说：“我欠你们白家的，我来给你白家还债了，我再不欠你们白家的了。”

我的爷爷当时并不很清楚这个诡异的梦的真实含义，直到第二天正午我的出生。正午，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刻，我出生。通常这个时刻出生的人都有很强的命相，身边命相不强的人便会被克。一个游方术士为初生仍在襁褓中的我看相后说我是地瘟白虎相，克父、克母、克夫、克兄弟姐妹，就是说我的命相不是一般的硬，几乎身边的人都会被克。不过从那个貌似颓废的游方术士口中说出来，这样的话显得荒诞不经，像个无稽的笑话。游方术士本是来白家大宅借宿一宿，因为他的胡言乱语被赶出大宅，但他仍旧不依不饶地面对白家大宅那扇黑漆大门诉说着那些听起来像是诅咒的卦语。他喃喃道：“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以后会后悔的。”



而我的爷爷却更加坚信我就是那个女人，我的曾祖母，他的母亲重临白家。由于白家曾因我的曾祖母本人与曾祖父的爱情而败落，而后白家又在她手中重盛过的复杂的双面性，我也被强加上这种双面性，我在灾星和福星间的位置徘徊不定，左右漂移。

我出生那天，白家死了一只黑狗，但宅子里那棵老松树，奇迹般地生出十二朵艳丽的金菇，松散零星地布在这棵曾祖母曾经在某个七夕用眼泪浸润的树身上。

在许多人中，只有二伯明白且肯定我是异数，因为我的右脚比别人多了一个像脚趾又像肉团的东西。但他忘了除我曾祖父以外，我们白家多少代结婚的都是近亲，全是白家淀族内的人联姻。趁着我爸爸给亲戚报喜外出的时候，在二伯强势的坚持下，刚出生的我被一把光灿灿的剪刀剪去了那个多余的东西。鲜血浸透了我妈和奶奶哀哀的哭泣，也浸透了我的右脚，至今我的右脚还是一片暗红，像淤积的血无法渗透皮肤凝固在其中。

我二伯把本属于我身体的一部分切除了，扔在屋前的郁郁葱葱的竹林里，尽管那与众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我憎恨二伯的根源并非如此，而是恨他当时手一软，下剪子失了力道，没有剪干净，那部分的根还留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右脚的小脚趾边还是比正常的女孩子多长出了一点东西。捏上去不会痛，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软软的，隐约能触摸到里



因着嘴裡吐出了一句因着嘴裡吐出了
幾句話也因着嘴裡吐出了一句因着嘴裡吐出了
嘴裡吐出了幾句話也因着嘴裡吐出了一句因着嘴裡吐出了

面坚硬的骨头，那是我的根哪。

小时候，母亲夜里端温热的水给我洗脚时都会小心翼翼地捏捏那里，仿佛那小小的一块就真的牵系着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那么多代的近亲结婚，那么多代的沉积，终于在我身上爆发出来——一个小小的多出来的脚趾样的东西。如此想来，我的第十一根脚趾竟成了我幸运的标志，我那么那么珍爱地抚摩着它。

所有的人都暗暗谈论着我的异样，白家大宅的人，甚至整个白家淀的人。他们谈论爷爷的梦的启示，谈论我多余的脚趾，谈论我的出乎寻常的漂亮，还有孩子的我老气的沉默。那些人，他们用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眼光看着我。

每当这时候，我的奶奶会抱着我，一直抱着我，抱得紧紧的不放手，她说：“瞳瞳什么都不是，瞳瞳是我的乖孙，乖孙哪。”然后她哼唱好听的歌谣哄我睡觉。儿时幼稚的我认为那大概是世上最美的吟唱了，我安然躺在奶奶那老而松软的怀抱中听着她轻声唱：

摇啊摇，摇到卖鱼桥，

买条鱼来烧，

头不熟，尾巴焦，

盛在碗里蹦蹦跳。

跳呀跳，

